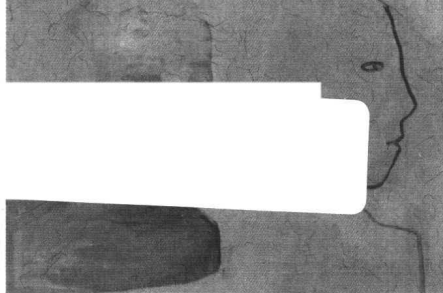


涯有思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三辑**

与 其 他 学 术 著 作 不 同 的
是 ， 本 书 系 多 由 博 士 生
导 师 们 将 自 己 几 十 年 的
文 章 ， 专 著 予 以 检 索 ，
把 其 中 那 些 虽 时 过 境 迁
但 仍 有 思 想 洞 见 ， 亦 富
辞 采 的 文 字 截 取 而 成 。
这 些 文 字 经 过 了 岁 月 的
淘 洗 ， 实 乃 石 中 之 玉 ，
川 底 之 珠 。

孟繁华 著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三辑

思 有 涯

孟敏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有涯/孟繁华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2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
ISBN 7-80737-011-4

I. 思... II. 孟...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0836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第三辑)

思有涯

孟繁华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755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50mm×228mm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06千字

定 价: 2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三辑。

目 录

第一辑·游牧时代

文化批评	(3)
中产阶级	(5)
中产阶级的“身体”	(8)
白领	(9)
白领文化	(11)
生活政治	(13)
“E”文化	(15)
网络文学	(17)
“摩登”文学	(19)
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	(22)
谁的空间	(25)
新住宅运动	(27)
私人空间	(30)
“全球化”之外	(33)
人格与信仰	(35)
领袖的意义	(38)
广场	(39)
想起茨威格	(41)
关怀的需要	(43)
文化“打工族”	(45)
红色“再经典”	(47)

“带菌者”与大众文化	(49)
英雄文化	(51)
“消闲文学”	(53)
文化同一性	(55)
文化俄罗斯	(57)
网络政治	(60)
文化认同	(62)
电子幻觉	(65)
文学与市场	(66)
精神传统	(68)
民粹主义	(71)

第二辑·诸侯演义

文学仿真术	(75)
承认的政治	(77)
风流史和忏悔录	(80)
平常的日子	(82)
家族制度	(84)
“文人”小说	(86)
“官场小说”	(88)
“类武侠”小说	(90)
复调小说	(92)
什么是好小说	(93)
“伟大的小说”	(95)
“受活”	(97)
残酷“游戏”	(100)
“经典关系”	(102)

爱的神话	(104)
正剧或秘史	(106)
古典和优雅	(108)
文化想象和原型母题	(109)
现代主义之恋	(111)
知识者的世纪晚钟	(113)
体验自由	(115)
“好诗主义”	(117)
在生命的深渊歌唱	(119)
面对现实的写作	(121)
迷乱与反抗	(123)
天国的梦幻	(125)
“飞地”和“主”	(127)
“新青年”	(129)
“越轨”的胆识	(131)
人性与想象	(133)

第三辑·经验之外

性别政治	(137)
女性的战斗	(139)
“风景”	(141)
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	(142)
“非典”时期的爱情	(144)
与欲望战斗	(146)
性与政治	(148)
女性的“运动”先锋	(150)
关于“性”	(151)

“性的故事”	(153)
女性的限度	(155)
女性在前进	(158)
“姐妹情谊”	(160)
“逃离”的女性	(162)
逆向性别歧视	(163)
超越性别歧视	(165)
关于“雷”	(167)
期待的限度	(168)

第四辑·随风飘散

文学史家的宿命	(171)
当代文学成为学问	(173)
一家之言	(175)
经典的确立	(177)
人民记忆	(179)
知识分子和作家	(181)
批评的流失	(183)
批评的“有用”与“无用”	(185)
文学理论的尴尬	(187)
“独语”时代	(189)
感悟的批评	(191)
战争文学	(193)
漂流者的心态史	(194)
革命时期的爱情	(196)
激情岁月的理想	(199)
迷惘的文学	(201)

关于苦难..... (204)

超凡魅力..... (205)

知识分子..... (207)

思想的魅力..... (209)

学术中人..... (211)

文化挑战..... (213)

城与人..... (215)

自由知识分子..... (217)

被淹没的小说观念..... (219)

关于话语..... (221)

评奖制度..... (223)

独立精神..... (226)

第一辑 · 游牧时代

文化批评

这显然是又一场批评的革命。这种转变,既与本土的话语需求相关,又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全球化的想象相关。在本土,当商品经济席卷每一片土地之后,传统的观念包括批评观念不能不受到巨大的挑战,文学批评的优雅逐渐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历史在我们背后形成了大裂谷,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没有历史的人。突如其来的各种文化现象使一枝独秀的文学被淹没于五光十色之中,身置其间的批评家既欢欣鼓舞又心怀焦虑,在“与国际接轨”的想象中,欧美的话语方式或理论方法逐渐缩短了东进的周期,它一方面满足了本土理论稀缺的需要,一方面也满足了全球化想象的美国梦——在充当世界领袖的同时,也实现了话语/理论向第三世界倾销的进程。

文化批评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观念和内部结构。首先,文学文本的自足性受到了挑战。文化批评改变了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作为单一被述对象的封闭性,文学仅仅成了文化批评者阐释地域、种族、社会文明或其他目标的相关性材料,解读文学作品已不再是职业批评家的专利,批评家制定的批评标准及权威性已无人理睬。因此,当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之后,伊索普进而宣布了“文学之死”。其次,既然文学已经死亡,就不再有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非主流、严肃与通俗之分。伊索普又宣布,所谓经典并非从来都是伟大的,它是某种思想、理想、生活方式的产物,它有一个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在通俗文学流行的时代,“没有谁能证明某部作品就一定比另一部作品要好”。这种极端的文化批评立场虽然耸人听闻,但在中国却迅速幻化为一种时尚。重要作家作品同大众文学、武侠小说、爱情故事、室内剧、甚至一则广告的价值已没有区别。“南方黑芝麻

糊”成了“文化批评”者最常引用和阐发的对象，一切和商业有关的文化制作取代了所有严肃的精神生产。过去我们那“伟大的文学传统”不仅没有可能延续，反而成了可笑的历史废弃物，在被无情的嘲弄中翻来滚去不置可否。第三，文化批评同时开启了群雄蜂起的批评时代。一体化的解体是它的必然，但在文化批评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诸神，没有权威，没有尺度，也不再有敬畏。任何人都可以举旗造反独霸一方，越是不见经传越有刺激性。挑战者比比皆是，大家既是颠覆者同时又是被颠覆者。

无可置疑，文化批评发展丰富了我们的批评范畴，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野和空间。全球化的美国梦虽然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之后，它的猜想仍有部分的合理性，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和经济生活的互相制约与促进，都反映了冷战之后的新格局。这时，理论的对抗也势必要转换为对话，那种僵硬的对峙心理显然因其陈腐而不合时宜。但是，让我们不无怀疑的是，当批评的主题词从 80 年代的“传统与现代”转换为 90 年代的“本土与西方”之后，在津津乐道中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那里，要实现同西方对话，要获得西方学界的承认，就必须掌握并运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这既是前提也是目标。文化批评在理论层面上讲，也正是这一意识的直接后果和话语反映。因此，事实上，同西方对话的想象在我们的理论行为中变成天方夜谭，到头来，我们仍是跟着说和接着说。为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社会批评方法，本来与今日的文化批评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却因其曾被庸俗化而鲜有人再支撑门面。我们宁愿相信新潮而不肯再去发掘旧有资源。至于说到中西之区别和差异，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然而，那些诞生于西方的理论话语，那些有着独特背景和传统的理论思考，当我们接受并运用它的时候，却忘记了这种差异而格外坦然。

中产阶级

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过去我们曾很少使用的那个概念——“中产阶级”在现在的媒体上格外引人瞩目。严格地说,这个阶层在过去并不属于中国。即便在毛泽东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更应该称为“资本家”。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历史本文中,“资本家”这个概念比“中产阶级”更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富人”确实具备了“中产阶级”的所有特征。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 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世界”,“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们是我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由于拥有了个人财

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1/5。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可言。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富人阶层的议论便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10万美元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

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 50 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一样:“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 20 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 19 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用那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 20 世纪的主要剧目。”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中产阶级的“身体”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级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肢……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在炫耀优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级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尊严的代价。而这一切,在它们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